夏峯先生集

重刻夏峯先生集序

嘉慶中史臣奉
諭旨纂儒林文苑諸傳予以從子
寶甫充纂修官助之采輯始得讀
夏峯先生之書於時卿尹庶司賢
有志者多從傳鈔以讀知先生之
學者甚衆顧所見歲寒居文與靜

脩椒山兩先生文同編曰容城三賢集財數十首非完書自來大梁旁求久之未獲學使許信臣編修至適予子巹醇館於輝學使命之采訪乃得此本於先生七世孫秀才孫錕所云勵有存者學使忻然首出俸金為倡諸公先後至樂於

共成之遂付剞劂而任予以校勘
彀先生遺文其初趙寬夫有事蒐
集久而未定竟失其稾至先生之
孫擔峯氏重為裒錄始成此本凡
十四卷其難能也已今以明季所
作語涉禁避者遵乾隆閒廷議刪
去數篇及酬應之作亦閒汰一二

其語錄本在諸體之後今以冠首者從朱子手定二程全書例也它悉仍其舊郭生程先示予以魏蓮陸所編語錄增多本集若干條別輯為一卷卷岂醇於志乘中得雜文若干篇併所見先生手蹟數件連錄之附家規於後又為一卷總為

十六卷當先生之犯危難以救左魏周諸賢也志節聞於天下偉矣哉然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講道修德久矣其事固動於義理之不容已而非若意氣相赴慨慨一時者之所為也洎聖朝定鼎先生年六十有一矣長

爲逸民高蹈不出亦在人意中爾乃先生則於困危險阻造次顛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亨龍德而隱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傭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昭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

人人有以解其癥結而獲其本心一歸之於為善屬徵聘之
命屢下明示四方有所矜式而中
朝大臣若柏鄉蔚州兩魏公孝感熊公曹厚菴施尚白兩學士許酉山侍郎以及疆邑守土之臣邱園遺佚之老或親炙或通書既已問

道質疑不厭矣其奉一言以從政苟有所爲而民安之則曰吾奉孫先生教者又往往然也固不獨湯耿二公及於門牆而已故先生之教沛然大行達於朝而上爲道揆施於野而下爲善俗其在近世講學諸子風聲所被教澤所加未有

及先生者也際貞元絶續之時明
大道於方來佐
聖治於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
人以維持一綫之緒者故柏鄉在
同時直擬之以箕子是殆非先生
所欲居迺若隋唐之間稱河汾宋
元之間稱江漢雖門多將相而王

霸雜用戎獨抱遺書傳之其徒以
視先生之道乎上下而澤及生民
者其遭逢氣象為何如哉我
皇上踐阼之初下采清議數年間
先生與睢州俱奉
命從祀兩廡今者諸公又栞布其
遺集於以嘉惠士林而又意存私

淑也不亦宜乎後之學者誠能讀先生之書而有得焉窮可為蓮陸寬夫退可為遜菴達則為睢州而志事益著是則先生之教思將與是集為无窮而百餘年之藏山舊籍一旦復出於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不勝踊躍嚮往之情爰識諸

昔簡云

道光二十有五年孟秋之月庚申朔嘉興後學錢儀吉謹序

夏峯先生集舊敘

聞之天地人相維而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天地窮罔畀厥事于人人始嘗其事於身爾聽人事則而所謂天地有外焉者乎故風雷灾眚山澤龍蛇天地不欲也運會之窮有時而見天田兩失飛躍不乘中不在人也潛確之端可得而盡自盡已成已成道著不是無悶而所爲事天地者辭其名不辭其實此易之所以不窮也亡友史周嘗從事于斯矣標子臣之極綜帝王之變其言曰易之灾限三十未有無故而當此位者也然聖

賢猶不以是蝦[illegible]王之治至哉盲乎五精漸薄乾坤弗屬皇虞系渺功利榛蕪尼山有作大象爰立專其事于人以詔萬世之事天地者乃由漢而上常行變錯由漢而下變起常絕故晉唐宋之變非猶夫三代之變也中外倒置陰陽易位五伯而後蘇門所悲于是爲作仰首達者逡巡斂而事身則亦愈重蓋數奪鬼神而不能奪匹夫之身身者天地之所不能變也寓茲剝爛乃覘安宅一綫是維其重九鼎漢大南州魏高遼寓晉尊彭蠡脩挺祠扮屹桑者邵周楫元者劉許是皆水火不災否

革不飾大進修之學懋閒存之業其事彌舊其用彌周
持天地之窮而不窮于天地以系尼山是稱甦齋云爾
余生百罹涉進退之藩抱只尺之義大愳無以報亡友
而晚交鍾元先生者喜而嘆曰是其事身者耶是其身
事事天地者耶先生容人也道業夙聞讀書易水之上
當神廟末年天下豫嗚公獨介石友通仕隱交盡南北
標榜不至謦欬不居靜正深閒可云嘉遯旣而上谷雲
擾乃去靜修之居徘徊孫邵屆共城止焉謹躬恕物惠
表淸衷微彰柔剛蚤用括囊以謝聖明之辟而正容悟

物隨時迪忠則諸侯可得而友也至其困旅之中顛沛之次在卒能暇在紛能整師友徒旅出入相莊素履坦坦不斁明晦於乎先生之學其可不謂之安且成哉道無常家寓庸靡忒匪日用出入奚倫常之極則匪作止語默奚夷險之經權詣讀去而幾知樞機審而遠應尺屈之存以考旋履在易蠱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課績于寢興考德于言語飲食一室之事也涓志質則物乃克從道用勿墜易以不窮明王不亡治以言求事孰大焉辨孰勝焉史周復起其把臂先生肯後余哉郎以

貫漢魏晉元諸君子征邁相勵聲瞽風尚有不變于天地者而以與于天地之事先生何知焉順治乙未季春望日溢水友弟張鎮心譔

余居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為俗子庸人所厭聽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椒山先生墓隕淚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既

而仕京師則聞椒山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嶼蓼洲廓園諸先生於顛沛困危之中料虎頭捋虎鬚先生不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以先生夏峯集相示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以是爲世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績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之遊者皆海内大賢披其著書而雍容氣象如覩有德者必有

言非言也德也余於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康熙元年壬寅秋日鄗南弟魏裔介敬題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為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

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嬖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之鳩聚佽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賁璧辭不應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列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

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書皆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胡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痱賴先

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爲當代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雎陽門人湯斌敬題

道原於天學衷諸孔天之道生生不息孔之學純亦不已故孔子本其信諸天者以立師垂教而役世之師弟相傳亦本其衷諸孔原於天者以遞相傳信於無弊否則是舍太極而裂風雷山澤於分位則天地窮外天德而別帝王師相於異行則聖賢亦窮矣予小子嵡讀先

師徵君夫子夏峯集而愈知學惟以不悖孔子爲極詣也先師之學以天爲歸以孔爲的以至誠爲全量以慎獨爲工夫以知明處當爲力行之實地其所以信獨見而化異同者總之以孔子印諸儒也自考亭象山之辨聚訟未息而姚江之義相繼而起或者以先師爲非考亭之學者先師不辨也葢自志學以至屬纊無一日非窮理之事也或者以先師爲遵姚江之學者先師亦不辨也葢自與鹿忠節定交講明良知無一日非格致之事也或者又以先師爲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

師亦不辨也葢窮理爲孔子之窮理致知爲孔子之致知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爲兩可但當看其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亦未易以左袒處見爭也是集也先師一生學問所存其間考亭象山以及姚江之說各有定論葢入處與成處微分要其精神確乎不疑總之以孔子印諸儒爾集各若干卷體不一而學一無處非天之道無處非孔之教卽無處非先師之學也石城門人趙御衆敬題

夏峯先生集紀事

先大父徵君公舊有歲寒集三十卷蓋六十歲以前所著答問詩文皆載焉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專載六十歲以後之文而未備答問與詩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之衛後幾三十年則有日譜一言一動一筆一墨莫不詳載然長篇單類或又分載別冊總之卷帙浩繁難於彙成一書歲戊午王子伯生過夏峯率子兄弟子姪傾笥鈔錄而去與趙子寬夫選擇刪正名曰傳信錄自是先大父始有全集矣獨是寬夫性癖秘不以示人雖注

等亦不肯令一寓目浲懇之再三止出示其序文展讀再過輒取而函之浲因錄其槩庋之案頭闖其歸已別易其稿矣今覔夫已作古人而書仍不可得或言其生時曾以副本付耿逸菴先生及訪而求之外駮脫落絕不似經意選訂者且無序例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但先大父及門士凋謝殆盡而耿子保汝又經年病臥牀蓐開先子暨諸伯叔或相繼去世而存者復老病不耐繙閱浲每與保汝言之保汝欷歔嘆息輒以其事見督浲實逡巡不敢承旣而自思年已六旬雖所學未成而

侍祖膝者三十餘年猶得稍稍聞其意旨若因循衰老心力頹迷則書成無日因於戊寅春日鍵戶滌慮逐一細閱至仲冬訂爲十四卷二十四萬餘言計其全數才十之二三耳題曰夏峯先生集存保汝之言成保汝之志也其嘗與否惜不得與之盡商欲請正當世大人先生而荒村艱於鈔謄貧家又乏剞劂之力適有舊梓工栢國翰等來願減價効力且肯從容陸續從事兒子用楨慨爲辦理兩年始得告竣嗚呼回憶𭃄稚追隨但見高年諄復不憚煩耳泫然不審其精神所在比檢點全

書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以日進而密者似彷彿有
所窺見第是書成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抑可藉以存
其面目耶詮不能不撫卷增痌且增懼矣康熙己卯旦
月吉旦仲孫詮沐手敬識

夏峯先生集　別傳附錄

孫徵君先生傳

相鄉　魏裔介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貢由汝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

足下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歷庚子京兆楊與定與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郎辨駁不額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替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饔飧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

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絕
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甞
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
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
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
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
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
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
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

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浀相投周文選順昌傳
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
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
救於時廠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
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
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
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雖桑與梓園浮邱舊履地也遺
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輿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
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

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鄜園之品固當值踰獻吉何夾概致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悲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闢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闖之遶御牀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淸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甬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

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篋蹇奔走數百
里外醵數百餘金賫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
既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芚田
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荒賴之利又督學畿輔
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
可得數十萬緡約靑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
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甫送至而
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携
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

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
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為之覆庇
知不須多屬也時伯順已從闗門入里與公討護完天
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
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燄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戸
遯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
而書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
賢為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

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
貧不能芻豢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
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
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竪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
公舉邑前賢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
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
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
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
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

不敢借途求用孝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入寧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厲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燕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

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圯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圯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副南大司馬范景文

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遺遺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峰書院記其始末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鹿公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

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甕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為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

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垠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瘼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盡力不能及民願公减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鄉貳諱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告其遣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

學以愼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賢眞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遶膝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

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
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
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
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
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先雅妻李氏貧得其
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之血嗣倡議立嗣醵金經理
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
宗傳外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于大梁余爲之
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于密縣張元樞刻荅問於覃

懷魏一鰲常大忠刻荅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
後逍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
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
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尚未授梓康熙
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
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
載記甚詳歿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聾疾貧窶之
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
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

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高陽鹿定興祀郡學宮子六人立雅奏雅埜雅博雅韻雅尙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瀾洤潛淳浩溥沐浴溶漢湛濂曾孫十九人用柔用霖用桓用楨用梓用樟用樸用榦用柱用柟用楷用楝用樾用杼用樟用枅用樸用橋用楮元孫三人熠炌灯贊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爭於鄉邦不起於斯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以見信於海內之

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遯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矜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遶泣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

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蹤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燃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禀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況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

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又

成都 費密

徵君姓孫氏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縣人明萬歷二十八年徵君年十七舉順天鄉試父母喪皆廬墓次邑人稱之崇禎元年督學御史李蕃奏徵君孝下詔旌表三年御史黃宗昌薦鹿善繼宋統殷游士任張繼載尹伸顧大猷與徵君可用徵詣京師徵君辭八年命五品官以上各保舉一人給事中正正志薦徵君又辭詔書到門者再皆未赴當萬歷初廷臣言國事有異同於

是攻擊沸騰而勢分爲黨顧憲成高攀龍輩世謂之東林黨人相激忿爭膠不可解後黨禍起東林受害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諸臣皆拷掠死詔獄人無敢近者近之卽禍及徵君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護濟使得歸骨當時所稱三烈士者也鹿正子善繼徵時與徵君交善繼有得於王守仁之學兩人相切磋故徵君言學極稱善繼不忘舊也　大清初柳寅東薛所蘊陳棐俱薦復徵皆以老病堅却不起未幾圈田徵君田在圈中謂子弟曰故人茅元儀二十年前勸我徙我怪其言

儀曰他日此地子不得有乃今果然中州地廣蘇門山
下姚樞許衡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留長子守墳壟乘
柴車南移途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類
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
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徵君曰失家將之蘇
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
先生徵君固辭客曰長者絕我乎何拒之深也已而副
使馬光裕與徵君宅光裕者安邑人也初來官時河南
人少田荒光裕佃人而耕有宅一區耘田十餘頃其東

罷歸以四方來學者無所止遂盡舉以畀徵君在墉縣
郭外夏峯村學者因稱夏峯先生居蘇門二十載年九
十二卒有子六人諸孫十餘人以文學世其家
賚密曰夏峯村距太極漢櫻杞叢水耕人散野車馬絕
迹肥遯善地也徵君年九十執贄者不遠數千里接之
無倦色其學以澄徹為宗和易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
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遠與學者安可不造徵
君則歎以為果然焉密與徵君諸孫淳李所過蘇門山
觀詩所謂泉源者其左則孫登嘯臺邵雍故廬在其右

人以爲安樂窩而非也窩乃在洛於是登高望遠俾乎若亡者久之讀諸壇廟遺碑姚許舊居亦無所考只或以爲百泉書院是其遺址云

文　　宣城　劉　易

容城孫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也家世儒素學有淵源與同郡鹿忠節公善繼爲同志友以學行相敦礪而期爲聖人之徒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有司愛其少雋厚餽之悉進於父母無所私操行甚介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爲其於敦勸人心扶樹風教則

赴之若渴干請之事若將浼焉非公事不見守令守令或終歲不一晤人謂疑於簡傲先生曰無故通謁自褻而瀆上非正也古者不見諸侯乃所以尊之豈輕之哉兩居父母憂準古禮治喪廬墓六年不茹葷飲酒歲時哀慟如初喪久之資用乏富人請貸之約償於出仕辭不可饔飧不繼則食糠又請貸以粟亦辭少日思以功名自見既居憂心傷祿不逮養求仕何爲乃屏去舉子業取五經性理及明河東姚江諸儒書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天人之際由是涵養日純乃覺向

來氣質之偏一言一行必發於良知而率由不忒以愼
獨爲功進修罔懈乃自其居廬日始也後入京師見曹
公于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左
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以氣節相
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及左公視學畿輔過容城思一
見不得屬魏公私問焉先生曰吾繫籍賢書院體當庭
謁而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所以存故人也左
公聞之曰吾過矣天啓間魏忠賢當國讐害正類三公
相繼被逮邏白溝緹騎環夾先生迎唁曰雷霆雨露總

屬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意氣浩然旁若無人三公子弟傔從厰衛嚴緝無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正門人張果中謀爲之寄頓拮据龥護供其槖饘偕同郡孫文正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先生上書求救激以大義孫公韙之疏請入覲將面陳於上於是都人洶洶謂孫公乃興晉陽之甲淸君側也忠賢大懼遶御牀泣訴孫公已至通州嚴旨勒回諸公既下詔獄坐贓酷拷先生復與鹿太公張果中醵金以救之數日得數百金資至都門而諸公已死杖下無及矣乃復按籍還金有不受者

爲諸公設奠途次以餘金付其家當釀金時暴行酷暑烈日中奔馳數百里雖身蹈阽危弗顧也一時聲聞沸騰懼禍叵測賴忠賢左右親信用事者皆畿輔人以先生與鹿太公桑梓人望素所愛敬乃共秘其事不使忠賢聞知卒免鉤黨之禍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焉先生名德日益高人無賢不肖皆服慕之客光先者奉聖夫人弟也敬仰先生介所知送名馬以貧無芻牧辭復致芻牧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其待小人嚴而婉類如此故當羣小縱橫皆知愛敬而無害之之心孫

樞輔重先生學行將推轂大用使其客茅公元儀喻意欲先以職方薦起贊畫軍務先生辭曰君與鹿君之佐樞輔有其才有其志也某旣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命茅公曰僕受孫公知遇身在危疆君寧無一言以教僕耶先生曰關門片地朝野所視以爲安危未有將相不和而能立功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倘一有見才之心便不吝人人寧有爲我用者茅公從其言佐樞輔交懽諸將虛公延納將士親附國家卒賴其用孫公嘗曰昔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功於張仲

孝友啓泰亦余之孝友張仲也其爲當世引重如此崇
禎改元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御史
黃公宗昌疏請徵聘禮科給事中王公正志應詔保舉
力辭丙子容城被圍先生指授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
賴以全巡撫都御史張公其平恤刑部郎胡公向化交
章聞於朝命加級擢用辭不就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
聘以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冦氛漸逼都城先生乃攜
家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
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備仍與其徒講學習禮

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

睥睨不敢犯　國朝定鼎後巡按御史柳公寅東以人

才薦國子祭酒薛公所蘊以讓賢薦請倣元用許衡故

事徵為祭酒以教國學兵部侍郎劉公餘佑以舉知薦

先生宜備禁近巡按御史陳公棐復舉山林隱逸俱以

病辭生平不言高尚屢薦不出有司敦趣甚急而辭益

堅或謂恐得罪先生曰辱列薦剡蓋當路以賢者相待

我不敢自賢而自處於不賢何罪之有田園被圈移寓

新安門人築雙柳堂以居乃輯宋明諸儒遺書語錄為

理學宗傳蕺先生自弱冠即與鹿忠節公講習諸書欲
紹隆其學後鹿公以奉常家居相與考論其得失稽合
其同異及忠節殉難先生獨任學統益不容弛乃彙輯
爲是書褒前賢之緒言採百家之粹語明天人之歸嚴
儒釋之辨折衷朱陸發揮良知補偏救弊略疵取醇雖
諸儒見道有淺深立言有得失而入是編者莫不粹然
一出於正其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之說芟之勿使滋
蔓以惑後學爲居數年新安盜起乃攜家南徙念蘇門
爲康節棲遯之處姚許講學之地乃適蘇門初至輒止

未享饔飧不繼水部使者馬公光裕贈夏峯田廬遂定居焉闢兼山堂讀易其中怡然自適其道德聞於遠邇負笈來學者雲集有大僚歸老於家一見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有不入公署屏息騶從造夏峯草堂以一見爲快先生尚尊德邵道廣氣和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誘掖獎勸以成就之其教人務實行先彝倫問答因人不主一端矯枉救失各衷於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悟憬然內悔不以形跡繩人以故興起者衆或薔疑不

能自決餘爲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以證諸先賢因
不渾合而相悅以解故爲學者所尊禮稱孫夫子年踰
耄耋進修罔倦每晨起謁先祠畢退處一室澄心端坐
即疾病未嘗有惰容子孫姪甥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
成法閨門雍穆敘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
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唯力是視聞節孝事必
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葺見人家
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婉譬曲諭必歸於道而後
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雖兒童牧豎亦知欽

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者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天理爲則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則聖賢可爲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戰兢惕厲無時敢懈惟是慎獨而已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葬東原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士大夫數百里弔奠屬路不絕京朝則自內閣九卿府院臺省寺署現任在籍諸公識與不識咸懷私淑哲萎之悲醵金致祭無一人不與者蓋前代所未

有也衛郡祀百泉書院保定則與孫文正公鹿忠節公同祀學宮所著書共一百五十六卷理學宗傳歲寒居文集四書近指答問孝友堂家規四禮酌取節錄甲申大難錄行於世歲寒居全集讀易大旨書經近指日譜聖學錄及兩大案錄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孫文正公年譜蘇門紀事藏於家

適史劉氏曰子思子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世之苛責理學以爲訴病者以其德則不足言常有餘也觀於先生之爲學講習於弱冠公車之年其聞道最早礲磨

於忠孝節義之中其進修劇苦及其齒尊學邃爲士所猶法從遊者雖多然不聚徒衆不主講會唯以日用倫常爲訓偕之大道年踰耋耄慎獨之功彌加謹密洵所謂充實輝光日新其德者門人湯潛菴氏誌墓謂先生以庸德庸行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其斯爲凝道之君子眞其然矣

又

上谷 陳 僖

孫徵君先生者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行年九十二歲兩朝薦辟不就稱徵君爲理學之宗稱

先生云先世業農有隱德大父臣由明嘉靖辛酉科舉人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始以科名起家居容城之北城村徵君生而遲其言甫能言即手指門楔字能識之年十四補博士父丕振引謁楊尙寶補庭尙寶奇之問曰設在圍城中外無救援內無糧芻如之何對曰効死勿去尙寶賀其父曰此子足卜終身矣父本老儒家學淵源無他友惟善里隣江村鹿善繼同以聖賢自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守甚介不私蓄上官愛其少年登科餽以燈火資皆上之父母丁父母憂同兄若弟前後

廬墓六年督學御史上聞特旨建孝子坊家世清白雙
親殁産益落館穀京師聘科都山西 曹于汴曹以正學
自任告以仁體遂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初志功
名親殁遂淡仕進講躬行實踐之學隨時隨處體認天
理是時鹿善繼成進士同講習因與周順昌左光斗魏
大中友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 柄毒陷忠良當左
魏之被逮也左遣弟光明魏遣子學洢相投徵君同鹿
封君正張布衣果中棲止調護之周順昌寓書有一身
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徵君義激焉曾善

繼贊樞輔孫文正承宗于榆關徵君上書孫樞輔求援
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槩指以庇罪人此何待
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
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
門墻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
一敝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
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
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
鄉國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恨某等一介書

生無能哭訴向夏慚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遼庵憐才
扶世之感諒亦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
孫得書借闖門機宜疏請入覲忠賢詩慈上馳旨止之
左魏俱擬贓徵君同鹿正張果中醵數百金賫都門魏
已杖死再爲左醵金左亦杖死越年周順昌逮至其友
朱祖文擕順昌札相依醵金一如左魏順昌又杖死當
醵金時都門中賫指目之厰衛嚴緝營救者勢甚危三
人弗恤也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又曰北人可
交云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者與魏奄表裏其弟光先以

時焆結士大夫附其門者恐後慕徵君名介所知餽名
馬以家貧無芻養辭復致芻秣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
辭皆婉而決孫樞輔督師關門重其人欲推轂大用時
鹿善繼入關令茅元儀授意先以職方題授代鹿辭曰
君與鹿君之隨樞輔兩君才兩君志也某旣無才又無
其志不敢應茅曰元儀辱公知今身在危疆公寧無一
言教僕耶徵君曰朝野所視爲安危者關門一片土將
相不和未有能立功者君文事之雄所朝夕共事二三
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

者元儀用其言屢奏功樞輔序無似君家乘亦曰尹吉甫
佐周宣王中興歸飲讌歸功于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
孝友之張仲也極爲當世引重御史黃宗昌薦舉徵聘
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巡撫張其平及恤刑員外郎
胡向化上守容城事奉旨加級擢用俱辭不就南大司
馬范景文以軍務聘辭時鹿善繼以奉常家居數往來
江村講學欲接濂洛關閩之傳旣而定興陷奉常殉難
諡忠節避世辭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獨肩學統弟
子日益進鼎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人才薦兵部侍郎

劉餘佑以舉知薦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illegible][illegible]
陳棐以隱逸薦俱以病辭寓新安門人于學宮東築[illegible]
柳居輯理學宗傳學博顏敏題聯曰近聖人之居教亦
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茲乎羣稱實錄後因廬充
釆地攜家徙衛喜蘇門百泉因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
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躬耕自給四方
問業者戶外履滿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葬
東原徵君幼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爲如罙[illegible]辱于宦寺
代白之爲割耳李節婦助葬爲割股孝子趙延桂婚娶

爲邑紳陳可行立嗣經其家爲宦裔牛陰兩生兒大戸
爲楊忠愍族孫白寃爲邑孫國祚妻陳氏舉節爲劉靜
修建墓祠配饗李希直張希古爲故友牛俊臣子光祚
解訟計脫錢謙益被逮爲鹿忠節建祠殉難處爲新安
廣文烏莘歸櫬于楚爲魏縣廣文槐公徵歸櫬于燕皆
有關風化事晚而好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
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樂易近人賢者悅之不賢者化之
嘗三月渡河遊大梁士人筆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
牧豎胥慶幸曰孫先生來吾家也遊嵩洛士大夫郊迎

之過覃懷爭延留遣子孫追隨有以禮禄至者曰異日
成人俾得揚言曰曾子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
如此卒之日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大夫數百
里弔奠羼路不絕下逮窮鄉貧窶殘疾之人無不匍匐
奔弔哀聲震地衛郡祀百泉書院容城祀鄉賢保定府
同高陽孫文正承宗定興鹿忠節善繼祀學宮所著有
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
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荅問日譜畿輔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孫文正公年譜取節

錄蘇門紀事凡一百六十五卷從游者甚衆名公鉅卿多北面稱弟子及門在保定者清苑高鐈新安魏一鰲王之徵定興馬爾楹其最著云

陳僖曰孫徵君者其德高道積者歟亦可謂生也榮死也哀矣生平不言高尚有請登講席者亦辭不赴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時雨之化因人而施家庭雍睦五世同堂怡怡如也子曰躬行君子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庶幾無媿晚隱蘇門稱夏峯夫子豈虛也哉

又　　金陵龔翰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以鼎革收近畿地爲采邑移居衛輝遂入籍爲輝縣人祖臣嘉靖辛酉舉人由洣陽令歷官河東運判以廉著鄉黨稱爲長者父丕振邑諸生以文行授儒官兄弟四人奇儒奇遇有聲庠序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奇逢十四入邑庠何寶楊補庭異之問曰設在圍城內無芻餉外无援師當如之何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占予生平矣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登萬歷庚子京

兆榜與定興鹿善繼相友善以聖賢爲期勉不事口耳章句取諸儒同異發明之中所自信他人辨駁不顧也二十二丁父艱哀毀成痼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廬墓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御內服甫闋復丁母艱仍廬墓六載如一日學使者以聞特旨旌表喪葬後家益落有願以金粟貸者辭之邑長欲令以事關白皆不受與善繼講學日昃家人始以豆爨進自若也以父母早背未伸一日之養遂絕意仕進惟以名教自任義所當爲不少退避天啓乙丙間逆奄竊柄毒虐忠良僉院左光斗

科都魏大中文選周順昌皆以贓罪受誣欲置之死奇逢義激而起上書樞輔孫承宗援之時承宗督師榆關得書即以關門事請覲魏忠賢遶御座而泣謂承宗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即馳旨止之而光斗等竟以贓罪追掠體無完膚奇逢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奔走數百里內外醵金數千百兩賫送都門未至而光斗等皆斃杖下矣虐燄方張凡素與諸君子交厚者皆鍵戶遯跡獨奇逢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禍亦竟不之及亦異事也故一時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謂鹿張與奇逢也奉聖夫人客氏與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欲招致奇逢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奇逢辭曰家貧不能具芻粟復致芻粟之需又辭曰病軀不能坐乘也雖姦黨亦致敬如此邑有元儒劉靜修墓樵牧不禁倡議建祠監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之督師孫承宗欲以職方題授贊畫師中命茅元儀致意奇逢曰君與鹿君從樞輔其才志然也某無此才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寧無一言教我耶奇逢曰朝野倚重者闔

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肯爲我用乎元儀服其言後祖帥果以疑懼東奔元儀嗷勵爲帥追還得和衷共事奇逢一言之力也元儀亦自謂不負孫公之教矣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奇逢才可大任請行徵聘具呈力辭丙子兵逼容城與兄弟族黨入城鄰邑奔依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未築而兵突至奇逢隨禦隨築遂得保全巡撫及恤刑郎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南兵部尚書范景文以軍務

聘俱辭不赴率子弟門人入五公山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暇則講禮興學修冠婚喪祭之儀遠邇服其德化鼎革後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俱以疾辭不赴因移家於衛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講學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四方從游者數百人中州直指潘臬諸使者皆往修式廬之禮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言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

力不能及民願公等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門人負笈至者日益進有數千里百里年七八十五六十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易贊時猶有執贄楊前者或咎其瑕瑜莫辨終始難必者告之曰與人爲善論其今日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常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愈密九十工夫較八十尤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是聖

賢眞境界也五世親䣊內外近百人遇先人忌辰修容
蔬食九十後猶孺慕如少年兄若弟先逝已久觸其手
蹟輒爲涕零故人子孫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
人之美終人之節續人之嗣凡關風化無不力任經理
之難悉數也獨肩學統四十年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
近指四禮酌答問文集取節錄孝友堂家規讀易大旨
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
居余集日譜諸書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夏峯
得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講

習不輟安然而逝有考終錄載記甚詳官吏紳士窮鄉老幼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來治喪事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請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承宗鹿善繼祀郡學子六孫十二曾孫十九元孫三皆能世其家學三子望雅秉青衿自稱得閒人繼父志講學年七十七無疾端坐而逝另有譜子淦壬戌進士次子淳舉人孫用楨舉人

外史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無所不照而見者各得其

一端非聖道難見也其見之者未臻其極也然聖人操
道之大原往往借一已以訓誘天下故其說嘗以下學
爲務後儒不察妄謂聖人果有所不知不能而自阻於
偏端末節遂以爲自足不知皆非其至也自陸象山始
以尊德性爲宗而陽明復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聖學
稍有端倪無加泥紫陽者毀之罵之至謂吾儒不言心
不言一烏虖天下有無心之聖賢不一之學術乎哉獨
孫徵君以聖賢自任首以象山陽明爲宗以慎獨體認
天理爲要得聖人之旨矣

夏峯先生集目錄